

不動的警長，流動的殺手：《險路》(No Country for Old Men)中一方鎮守與四處  
為家的歸宿政治 (domopolitics)

陳建龍

世新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

摘要

牛津字典把家定義為：「個人適得其所之一處、一地，或一種狀態，此間為其情之所繫，得以蔽體、休憩或滿足；以巴默 (Angelika Bammer) 為首等學者，則以家為一種營造出來的空間 (“enacted space”)，於其中人扮演著某種角色，締造歸屬或疏離的關係。換言之，家可以是一種狀態營造，而不必是一種地理據點，這種繫於人不繫於地的複雜空間性，至2004 年才由瓦德斯 (William Walters) 以歸宿政治 (domopolitics) 一詞稱之。在麥卡錫 (Cormac McCarthy) 的小說《險路》中，貝爾警長 (Bell) 與殺手奇格 (Chigurh) 形成強烈對比，各自代表一種截然不同的歸宿政治典型：警長出生警察世家，鎮守邊境，立業成家，自青年到退休，將充滿變數的邊境與世道，收編於他安居處世的歸宿範疇；殺手不知從何而來，沒有情緒起伏，沒有土地牽繫，服膺準則而重視言詞，一種精確的儀式性將殺手所到之處都塑造成以他為中心的場域。不論是前者的繫於一地 (homebound) 還是後者的隨遇而安 (nesting)，二者皆可見「儀式的空間，已在家之中獲得重建」 (Dayan and Katz 194)。

本文旨在以歸宿政治閱讀《險路》，了解傳統繫於一地的家與抽象游移的家，此二者如何塑造警長與殺手、守護與破壞、生養與殺害的典型，以及二者間互逆的可能性。

關鍵詞：麥卡錫、《險路》、歸宿政治